



莫伟民◎著

从「解剖政治」  
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DE L'ANATOMO-POLITIQUE  
À LA BIO-POLITIQUE

L'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chez Michel Foucault



上海人民出版社



DE L'ANATOMO-POLITIQUE À LA BIO-POLITIQUE  
L'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chez Michel Foucault

从「解剖政治」  
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莫伟民◎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福柯政治哲学研究/莫伟民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法国哲学研究丛书/莫伟民主编. 学术文库)

ISBN 978-7-208-14748-5

I. ①从… II. ①莫… III. ①福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565.59  
②D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7695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 从“解剖政治”到“生命政治”

——福柯政治哲学研究

莫伟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78,000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748-5/B·1289

定价 68.00 元

## 总 序

本文库主要收录通过读解第一手法文哲学原著而对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论题进行系统阐述并具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著作,旨在推进国内外学界对法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学术研究,力图以法国哲学研究为切入点来加强和提升中西哲学界的思想交流和学术对话的水平。

从17世纪理性与信仰的交织、18世纪理性的弘扬到19世纪折中的达成、20世纪差异思想的迸发,法国哲学一直向我们展示着人类智慧的力量和创新思想的魅力。

法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占据着毋庸置疑的独特地位。笛卡尔我思哲学开创了西方近代主体哲学,启蒙思想奏响了人类理性呐喊的最强音,折中主义尝试化解人类思想的极端紧张状态,而差异哲学一个世纪以来为人类奉上了一场又一场丰硕的思想盛宴。个别与一般、理性与感性、人与世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等,一直是哲学探讨的重要论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近现代哲学家,无论愿意与否,不是笛卡尔主义者,就是反笛卡尔主义者或非笛卡尔主义者。从思想创新的角度来看,进行别样思考一直是几个世纪法国哲学发展的原动力和生命源泉。从古希腊至今的整个西方哲学也正是在思想创新中不断前行的。熠熠生辉的法国哲学思想为西方哲学的创新画卷涂上了一笔又一笔浓墨重彩。

每一个重要思想总是经由其思想源流而诞生于特定的时空坐标。每一种哲学都与特定时代、文化、语言,甚至宗教、科学、政治等密切相

关。思想必定与众不同。世界哲学舞台注定是丰富多彩、百花争妍的。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因追求“绝对的”、“最高的”真理，崇尚“整齐划一的”思想而被批驳得千疮百孔、体无完肤。因为这种“真理”、“思想”只能侮辱人类智慧，蒙蔽人类思想。显然，重要哲学思想必定是取决于多重因素而各有特色的。从总体上说，如果英美哲学喜好经验实证，德国哲学偏重理性思辨，那么，法国哲学则擅长感性灵动。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某些哲学家的例外情况甚至一度相反的情形。法国哲学以其感性、率真、灵动、清澈、澄明和活力的特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虔诚膜拜的朝奉者。

当然，强调思想互异、特色，并不无视不同思想之间的沟通、对话，甚至会通和融合。由于哲学重大论题从古至今鲜有变化，处于不同时空中的哲学家总是侧重于某个点来探讨相同的哲学话题，尽管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视角，依据不同的文献资料来从事哲学思考。因此，不仅法国哲学家相互之间，而且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英美哲学在承接以往哲学传统论题的基础上还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互动（竞争、对抗、对话、融合），以其合力共同推动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向前发展。在主体性、现代性、身心关系、心物关系、言思关系、他我关系等问题上，笛卡尔哲学、休谟哲学、斯宾诺莎哲学、莱布尼茨哲学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现象学、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萨特现象学存在论、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德里达解构哲学、福柯话语哲学、哈贝马斯商谈哲学、列维纳斯他者哲学、利科自身解释学、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罗蒂新实用主义等之间复杂而多变的理论关系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互动关系和哲学发展的分合趋势。不同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无论在哲学理论的深度，还是论域的广度上，都错综复杂，变化不断。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态势，就是法国哲学、德国哲学和英美哲学在互动中形成了一个流动的三角形。三个角会随着互动中三方力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但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强大到完全吸收或取消其他方力量而形成独尊天下的思想局面。哲学帝国或帝国哲学的时代早已一

去不复返了。

哲学不再是总体性理论,而是一种活动,一种对当下、对时代进行诊断的活动。而这种诊断活动的思想灵魂就是批判精神。另辟蹊径,进行别样思考,就彰显了这种批判精神。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家们对时代的诊断和批判思考竖起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个高大的里程碑。就重大哲学论题贯穿哲学史始终而言,任何哲学家都是当代哲学家,都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本文库就是要研究这些独特的诊断活动及其批判性思想的当代意义。

20年前国内法国哲学研究还显薄弱,有的问题还未深入研究,有的领域还尚未涉足。我们现在欣喜地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目前国内法国哲学研究力量已日趋强大,法国哲学著译不断问世,研究水平也日渐提高。本文库的作者大多是曾留学法国的青年才俊,他们具有批判精神,思想活跃,专业基础扎实,法语读解精准,学术视野宽广,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有潜力。他们与国际同行保持紧密的学术联系,能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合作研究,他们的目光聚焦于法国哲学的基础问题和前沿问题,对一些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能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是为序。

莫伟民

# 目 录

总序	1
绪论	1
<b>第一章 主体的真相</b>	<b>38</b>
第一节 意识主体的没落	40
第二节 主体的面目	46
第三节 “实证主义”	53
第四节 几个理论问题	59
<b>第二章 启蒙与现代性</b>	<b>66</b>
第一节 康德与启蒙	67
第二节 现代性批判之批判	73
第三节 权力与真相	82
<b>第三章 政治想象力</b>	<b>89</b>
第一节 人是经验的动物	90
第二节 特殊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	97
第三节 现代政治想象力贫乏的根源	102
第四节 恰当的想象力	105

第四章 主体与权力·····	108
第一节 权力: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	110
第二节 批判本质主义的权力观·····	114
第三节 非本质主义的权力分析·····	118
第五章 牧领权力·····	127
第一节 政治如牧羊·····	129
第二节 牧领制度及其危机·····	133
第三节 近代国家的崛起·····	137
第六章 国家治理·····	143
第一节 国家:从司法、行政到治理·····	144
第二节 国家治理要适度·····	149
第三节 国家过度治理的哲学根源·····	153
第四节 与马克思的歧异·····	156
第七章 管治:从身体转向人口·····	161
第一节 管治的手段——戒训·····	162
第二节 管治的基本原则——全景敞视主义·····	168
第三节 管治的对象:从身体到人口·····	173
第八章 治理理由的转型:从国家到自然现实·····	179
第一节 国家理由·····	180
第二节 自然现实理由·····	187
第三节 “国王统治,但不治理”·····	193
第九章 正当合理地治理的原则和方法·····	200
第一节 自由主义·····	201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	206
第三节	福柯视野的边界·····	212
第十章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	216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	217
第二节	治理技艺:在自由与规则之间平衡·····	222
第三节	国家的治理功能·····	226
第十一章	战争:权力关系的分析器·····	230
第一节	法律图式·····	232
第二节	战争图式·····	237
第三节	生命权力·····	242
第四节	如何面对权力·····	248
第十二章	政治历史主义·····	253
第一节	区域批判·····	254
第二节	历史—政治场域·····	259
第三节	历史—政治话语·····	264
第四节	政治历史主义·····	270
第十三章	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276
第一节	生命政治生产:福柯与奈格里·····	276
第二节	死亡政治:福柯与阿甘本·····	288
第三节	生命政治余响·····	302
结论	·····	306
参考书目	·····	319
后记	·····	324

## 绪 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福柯哲学思想作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国内外学界真正从福柯第一手著作、论文和访谈出发,对福柯政治哲学的读解和研究还须更加系统和深入,有待挖掘其哲学理论基础,尤其需要对福柯思想作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三者合而为一的整体思考。

本书设想通过挖掘福柯政治哲学的思想根源、哲学基础,力图全面、深入地探讨福柯政治哲学思想的整体内涵及其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联系与差别,旨在深化福柯哲学思想研究和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揭示福柯政治哲学的反中心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特征,进一步推动福柯哲学思想研究和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幼年福柯生活在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中,来自战争的威胁构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背景和生存体系。在福柯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美好而又富有激情的部分都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也许这就是我为何迷恋历史,迷恋个人经历和涉及我们的历史大事之间的关系的原因吧!”<sup>①</sup>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历史存在论,都表明福柯的思想理论旨趣之核心就在于历史、政治和哲学的有机统一。

---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Une interview de Michel Foucault par Stephen Riggins”,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528.

福柯政治哲学论述西方政治技术发展过程中个体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自由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 18 世纪下半叶前后出现的戒训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l'anatomo-politique)与调节整体人口的“生命政治”(la bio-politique)这两种前后相继又相互对照的政治技术之运行机制及其对主体之被动构成和主动反抗所产生的效应。而“性”恰恰处在身体的个体戒训与人口调节的连接点上,因为通过控制青少年的性,就能全方位持续监视青年学生,青少年的性在 18 世纪已成为医学问题、道德问题、几乎首要的政治问题。一方面,“性”成了“戒训化”(disciplinarisation)的一个手段,解剖政治的关键要素之一,另一方面,“性”确保人口的再生产,人们经由“性”、经由一种“性政”(une politique du sexe)来改变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性处在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之间的交接点上,处在戒训和调节的交叉点上,并且正是在这个功能中,性在 19 世纪成了把社会变成一架生产机器的首要政治要件。”<sup>①</sup>

尼采—海德格尔主线上的生命哲学可谓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经由法国尼采主义而走向了“生命政治”。在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分别撰写了研究尼采的著作之后,正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把尼采生命哲学研究推向了高峰。福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系统阐发了 18 世纪西方社会一种其实质在于对人体和人口实施解剖政治的新型权力——生命权力(biopouvoir),以确保人的多样性变得井然有序、人口及其相关项(出生率、死亡率、寿命期、生育力、健康状况、疾病率、饮食起居模式等)变得确切可管治。而“生命政治”(biopolitique)则把“生命”和“生命体”视为新政治斗争和新经济策略的赌注(les enjeux)。“生命”、“生命体”、“生命进程”、“人口福利”等成了资本主义的权力机制和知识系统的关注对象。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政治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les mailles du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4.

的动物”，那么，福柯断定“人是政治生命体”：“过去数千年里，人还一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生命动物且极具政治生存能力；而现代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其作为生命存在的生命在其政治中成了问题。”<sup>①</sup>

深受尼采强力意志说和海德格尔存在论、技术哲学的影响，福柯从20世纪7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在真相游戏中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的不同形成方式，福柯的历史存在论在探讨知识—权力机制问题时谈论“知识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并揭示出权力与真相交互奠基的秘密。福柯要揭示出西方社会的权力机关如何以“规范”、“正常”和“理性”之名把权力施加在被其标记为“癫狂”、“错乱”、“不正常”、“非理性”之个体的言语、行为和生活方式上。这里的重点是权力如何实施，而非权力是什么。权力问题主要并不关涉什么原则和基础，而是涉及权力机制的活动、权力关系方式和那些产生权力的话语。在权力问题上，福柯的观点明显不同于马克思。福柯并不把权力视为像上层建筑那样占据唯一场所、像经济基础那样起决定作用的具有本质规定性的实体性概念，而是把权力当作无处不在的、取决于其关系项和具体实施的多重关系。这样的权力关系一旦与社会关系相交织，就通过让个体受制于监狱、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等机构的规章束缚来使个体身体屈服，对个体实施解剖政治学操作。这种戒训权力随后作为生命权力又通过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管治了人口的生产 and 再生产。相较于传统政治哲学主要研究国家、阶级、政党、政制、民族等宏大意识形态叙事的对象，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则聚焦于人口、健康、生命、安全等相对微观却又极为重要的现实权力关系及其实施问题，把安全机制、人口、治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1, La volonté de savoir*,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76, p.188.

理与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加以考量,他开启的政治理性批判引导我们深思一个重要的安身立命问题:既然治理是必须的,那我们该被治理到何种程度呢?“权力无处不在”,“个体远未被解放,而是愈来愈受完全的奴役”,福柯的这一思想直接揭穿了奠基于人民主权、个体权利和权力划分之上的近现代宪政民主的虚假和伪善。但权力始终要面对反抗。该如何摆脱此种权力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呢?福柯倡导通过创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快感形式来重塑身体,以达到以生命主体来反抗生命权力这一最高目的。

因早年对马克思了解不多,福柯曾是一位“尼采式共产党”<sup>①</sup>,指望通过巴塔耶和尼采来拒斥黑格尔而通达共产主义。后因不满于存在主义局限性,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福柯于1950年决定加入法共。<sup>②</sup>1952年又因对斯大林政权失望,福柯开始疏远和脱离法共。用福柯的话说,法国在左派掌权之后,左派思想完全沉寂,左派政权不得不运用它那已很过时的合法性主题。法国知识分子不再能用普遍理性来反对国家,不再能赋予国家以合法性。福柯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左派”一词,它指最晚于1960年开始存在的左派的思想、左派的反思、左派的分析及其扩散、左倾的政治选择。而所有这些左派元素都并不归功于社会党,并不归功于旧第二国际的法国支部,“而是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在整个精神生活领域、整个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分析领域,存在着一种极其活跃的左派思想。虽然左翼政党由于各种原因名誉扫地,但左派思想仍未死去”<sup>③</sup>。在福柯眼里,所有左派思想的主题都关注和敏感于日常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妇女地位、工人自治等新问题及其新的解决措施、新观点、新思想。种种新左派思想彻底改变了当时左派运动所据以立足的视角,新社会党通过吸纳志同道

①②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51.

③ Michel Foucault, “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 *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p.452—453.

合的知识分子和左派文化的形式参与政权。福柯认为那时许多新社会党领导人辜负了左派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期望,辜负了社会党那时的历史,甚至用一种相当专制的方式压制社会党内部的思想,以至于知识分子变得有些沉默了。包括福柯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撰文对左派这样的情势作出抗争,但福柯认为比抱怨知识分子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更多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人们还不很了解的现实事件和进程的方向必须采取保留态度。

萨特曾指责福柯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而福柯的回应是:如果资产阶级用他来做堡垒,那这个堡垒也太不坚固了吧。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都因要求摆脱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束缚的政治环境,而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牺牲品。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和福柯的《词与物》在当时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批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马克思本人曾断言其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归功于李嘉图,福柯在《词与物》中把马克思仅仅定性为一个处于19世纪知识型内、与李嘉图并驾齐驱的一个角色,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福柯不能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却在20世纪仍具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利用马克思来既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反对法国共产党。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态度暧昧,致使青年学生和左派不再无条件地依附于法共。1968年“五月风暴”表明法共基本上对当时局势失去了控制。而福柯要做到在反思斯大林主义、法共的摇摆态度时又能避免右派言论,确实有不小难度。

真正促使福柯摆脱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冷冰冰争论的,并不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而是1968年3月突尼斯学生暴动。福柯亲身经历并支持和参加了当时突尼斯的学生暴动:学生罢课、警察冲击校园、逮捕学生、监禁学生。如果福柯之前在法国、波兰所见的已是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在突尼斯则遇见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凭借一种暴力、激进态度和感人冲劲来诉诸马克思主义。福柯从中看到了突尼斯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的方式如此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运作：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分析现实的方法，也是一种道德力量，也是一个使人目瞪口呆的生存行动。突尼斯学生具有相对较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在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能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让福柯深信：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有关世界的政治知觉的作用对激发斗争这一目标来说不可或缺，而理论的精确性、理论的科学特征却完全是次要的问题，甚至是欺骗的手段。<sup>①</sup>当福柯于1968年11—12月回到巴黎，把巴黎的情形与突尼斯的情况作比较时，感到震惊、困惑和失望。巴黎拉丁区巷战的风险与突尼斯学生暴动面临15年监禁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从此，福柯开始厌倦法国“夸张—马克思主义”的大争论、咒骂、内讧和结派，而亲身介入一系列有明确言辞和确定境遇的活动之中。瑞典、波兰、突尼斯和法国等地发生的严重不满和暴动都在持续质疑令人无法容忍的权力机关：不仅有国家权力，还有通过极其不同的渠道、形式和机构而在社会机体内实施的权力。人们不再接受以某种方式被权力所治理。

福柯发现，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曾相对沉寂和温顺的法国司法机器被滥用，它镇压法国工人和移民，镇压学生，镇压商人和农民。政治压迫通过法庭、监狱、医院，尤其是精神病医院，以及大学、新闻出版社等机构以不同面目在实施。被剥削阶级始终承认这种压迫，不停地抵抗这种压迫，却被迫遭受这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技术人员、法学工作者、医生、记者等新社会阶层却不能容忍自己成了这种压迫的帮凶。这些负责传播正义、健康、知识、信息的人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开始感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压迫了。于是，这两种被压迫者就会重新采用19世纪无产阶级曾经使用过的手段，由工人本身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调研。进行这种调研就是采取政治行动，攻击压迫性权力以

---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Semiotext(e), 1991, p.137.

正义、技术、知识和客观性之名作出的每一次运作，阻止政治的压迫性权力实施。<sup>①</sup>福柯重视 19 世纪初工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所作的非常广泛的调研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肯定这种作为政治斗争的调研活动是无产阶级在 19 世纪的政治的和工会的实践基础之一。

## 二

秉承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福柯不仅长期思考重大政治理论问题，还多次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实践。福柯致力于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行动，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社会政治现实和东西方制度，努力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福柯懂得所有的政治活动形式只能以非常紧密的方式与严密的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福柯涉足的政治活动广泛而重要。1971 年 5 月，他发起创立监狱报道小组，维护犯人的权利。1971 年 11 月，他与萨特一起参加反对种族主义的运动。1975 年，他在美国讲演，回国后，冒生命危险，赴西班牙马德里为 11 名受到不公正判决而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举行请愿活动，召开记者招待会，散发由萨特、马尔罗、阿拉贡等签名的传单，试图阻止佛朗哥专制政权屠杀这些年轻的战士。福柯回国后又在西班牙驻法国大使馆前示威游行。1978 年，福柯访问日本。1978 年 11 月，他成为“越南之船”委员会的创始人。1979 年 6 月，为救助越南船民，他与萨特、阿隆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1979—1980 年，他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作讲演。1981 年，他与布尔迪厄一起为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奔走呼号。

福柯为何谈论、思考和实践政治？按照他的说法，政治是我们生

---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Préface",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195.



行为准则的制定等。“我们生活的实质毕竟就是我们所在社会的政治运作。”<sup>①</sup>这说明社会人同时也是政治人。福柯既无力也无充分理由为西方科学的或技术的社会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运作模式,而是聚焦一个最为紧迫的、直接当下的问题:应当揭示并阐发“目前控制、压制或抑制着社会机体的政治权力之所有关系”<sup>②</sup>。

福柯不仅有政治哲学,而且他的政治理性批判极具特色和重要性。他的政治哲学基调与其主体哲学和历史哲学完全相一致,无论是他对主体与权力关系、政治想象力、基督教牧领制度的思考,对基于国家理由的管治实践的反思,还是对德国、美国自由主义的阐发,对政治历史主义的探究,都体现出其不同于以往政治哲学思想的创新特征。他的政治哲学重心就在于对西方治理术、治理技艺、政治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和评析。

政治哲学躲不开对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导出了宏观和微观这样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究竟是从普遍到特殊,还是从特殊到普遍?前者往往是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理论态度,后者则是实证主义、非本质主义、具体主义和情境主义的研究旨趣。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哲学分析往往从统治者、主权、人民、臣民、国家、市民社会这样一些普遍概念出发来考察特殊的治理实践,福柯从治理实践的具体形态及其合理化出发并在这些治理实践活动的背景下来检验这些抽象的、普遍的政治哲学概念。福柯的研究方法是:倘若这些政治哲学的普遍概念不起作用甚至不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撰写政治哲学的历史呢?答案自然是我们应该聚焦于特殊的治理实践及其合理化问题。显然,福柯的政治哲学是实证主义的,重视政治理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及其可能遭遇的种种抵抗形式。

具体说来,在如何处理国家、政府与个人、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sup>①</sup> Michel Foucault, “De la nature humaine: justice contre pouvoir”, *Dits et écrits*, II, 1970—1975,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94, p.493.

<sup>②</sup> *Ibid.*, p.495.